



草原秀色 侯俊 摄

天井里的葡萄熟了

□滕业龙

光影流年

故乡，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度，那里藏着童年的欢笑、成长的足迹，还有岁月无法磨灭的记忆，而我家那座老屋承载着我太多的过往，尤其是天井，更是我童年的欢乐场。如今，它又因满架成熟的葡萄，勾起我复杂的思绪。

老屋是一座颇具规模的院落，由前后各四间、两进的青砖黛瓦房屋组成，典型的江南风格，透着古朴与宁静。曾经前一进房子北侧有内走廊，而后一进的内走廊朝南。走进院落，仿佛能听见岁月的足音。前屋与后屋之间，是一个宽敞的天井，东侧有一条屋廊，将前后屋子巧妙地连接起来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。据说这里曾是祖辈家庭聚会、邻里闲聊的温馨场所，充满了烟火气息。

然而，命运却给这座老屋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扬州解放那年逢灶日，一场无名大火突如其来，无情吞噬了前面四间屋，屋廊也未能幸免，只剩下一片废墟。那熊熊大火，不仅烧毁了房屋，也在家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。此后我们一家只能在后面四间房里生活，虽然空间变得狭小，但家的温暖从未减少。

时光流转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父亲决心对老屋进行一番改造。他请人拆除了屋廊上的废墟，砌起一堵围墙，还建了一座气势不凡的门楼。这座门楼成为老屋的新标志。远远望去，它耸立在一片苍翠的树荫下，红墙彩瓦、雕梁画栋，宛如一幅美丽的油画。这座门楼，不仅为老屋增添了几分

庄重，也承载着父亲对生活的希望和

对家的责任。小时候，父母靠着从自留地里刨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，每一分每一毫都来之不易。对于这偌大的天井，他们自然不肯闲置，总想着种些什么，既能美化环境，又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。于是，天井里便种下了各种各样的植物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天井仿佛有着自己的脾气，养什么花都艳丽动人，金桂、紫薇、蜡梅、蔷薇、三角梅等在这里茁壮成长，争奇斗艳，为老屋增添了不少生机与色彩。可是一旦种上芋艿、山芋、玉米、瓜果等经济作物，却总是难以成活，即便勉强存活，也很难有好的收成。

在众多尝试中，葡萄的种植经历最为曲折。父母对葡萄寄予了厚望，希望它能在天井里扎根结果，为家庭带来经济补贴。他们先后试种了十多次，每次都精心呵护，浇水、施肥、修剪，每一个环节都不敢马虎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善良的人，有的葡萄枝蔓还没有来得及舒展，就早早地枯萎了；有的虽然勉强爬到了架子上，却始终不见挂果，仿佛在和我们斗气。

有一年，葡萄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惊喜，藤蔓上挂满了一串串青涩的果实。一家人欣喜若狂，看着这些小小的葡萄，仿佛看到了丰收的希望。母亲更是宝贝得不得了，每天都要去天井里看上好几回，满心期待着它们成熟的那一天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葡萄即将成熟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们去舅舅家做客，回来的路上，我和妹妹还在

兴奋地讨论着回家后要如何品尝这些美味的葡萄，想象着那酸甜可口的滋味。可是走进天井，眼前的景象却让我们惊呆了：满架的葡萄竟然不翼而飞，只剩下空荡荡的架子和几片凋零的叶子。

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她怎么也不敢相信，自己辛苦种了一年的葡萄就这样没了。一打听，才知道是我那些发小干的好事，他们趁着我们不在家，偷偷爬上架子，把葡萄全部偷吃了。母亲气得浑身发抖，坚持要去那些偷葡萄孩子的家里讨说法。在她看来，这不仅仅是十几串葡萄的问题，更是关乎家庭生计的大事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串葡萄可以拿去供销社换两只鸡蛋，而鸡蛋又可以换回盐巴、火柴、煤油等生活必需品。

我和父亲赶忙拦住母亲，妹妹也在她身后拉住衣角，坚决不让她去。我们深知，乡里乡亲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为了几串葡萄伤了和气实在不值得。父亲轻声安慰母亲：“算了吧，都是孩子，不懂事。再说了，乡里乡亲的，这点葡萄算得了什么？”母亲却不依不饶，跺着脚骂道：“就你们菩萨心肠，看你们吃个屁！”看着母亲愤怒的样子，我心里既难过又无奈。我知道，母亲不是小气，她是心疼这个家，心疼自己的辛苦付出就这样打了水漂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母亲那愤怒的样子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头，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无法愈合的一道疤痕。

时光匆匆，如白驹过隙，转眼间我已离开故乡多年，在城市里安家立业。

忙碌的生活让我渐渐淡忘了故乡的一些人和事。然而，每当夜深人静，老屋、天井，总会不经意地出现在我的梦中，勾起我对童年的无尽思念。

这次回老家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久违的老屋。推开门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一切仿佛都还停留在过去。我径直走向天井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愣住了！在原来屋廊废墟的地方，竟然长出了8棵葡萄树，藤蔓爬满了架子，郁郁葱葱，宛如一座绿色的凉棚。悬挂着的一串串葡萄饱满而诱人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晶莹的光芒。

看着这些葡萄，童年的趣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曾经我们在这座庭院里度过了无数无忧无虑的日子，抽陀螺、跳方格、滚铁环、堆雪人、打雪仗……充满欢声笑语的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我生命中珍贵的回忆。那时的我们天真无邪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，只知道尽情地玩耍，享受童年的快乐。

如今葡萄熟了，却不见那些偷葡萄的孩子了。乡村变得寂静无声，村子仿佛也在岁月的侵蚀下渐渐老去。

我静静地坐在天井里，感受着微风的轻抚，品尝着久违的酸甜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地上，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，仿佛岁月留下的印记。

天井里的葡萄熟了，那是岁月的馈赠，也是故乡的呼唤。它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找到了心灵的慰藉，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故乡的老屋、天井，以及满架的葡萄，都将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。

痕迹

卖桃记

□唐时满

往昔岁月里，每逢盛夏，公司总要备些时令鲜礼赠予客户。退休在家的岳父母瞧着这光景，打起了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算盘——自家辟出数亩闲地，种起了水蜜桃。于是，每年夏天吆喝卖桃便成了我的“头等大事”。

岳父母已过花甲之年，手里握着每月好几千元的退休金，衣食无忧，为什么要守着桃园遭这份罪？我至今还没完全想明白。种桃哪是轻松活儿？单说炎夏采摘，天还没亮透，就得揣着手电筒钻进地里，趁着晨露未散、暑气未蒸，把那些还在“酣睡”的水蜜桃轻轻“请”回家。装桃的礼盒也是精挑细选，硬纸板内衬软网，让每个桃子都“住单间”，生怕碰出一点儿伤痕。这一连串活儿干下来，少说也得四五个小时，老两口浑身湿透，让人心有不忍。

无锡水蜜桃是出了名的地标珍馐，生长周期长得像一场慢悠悠的修行。每年桃子落市，剪枝施肥的活儿就得跟上，让桃树攒足力气熬过寒冬。来年春寒还没退尽，备好的羊粪、兔屎等有机肥，掺着磨碎的黄豆粉，又要分批给桃树括上，像给孩子添衣加饭般细心，保证桃树挂果后养分能续上劲儿。3月桃花漫山遍野开得热闹，桃农的心也跟着花瓣一起绽放。桃花谢后，终能小歇上几周，静待桃花变成青桃，青桃再鼓成半熟的果子。这时候就得疏果，把长歪了、挤着的桃子轻轻摘掉，只留位置好、间距匀的，这手法倒和我老家种棉花疏蕾时挺像。算准桃龄定好留果数，再套上透气的防虫防鸟纸袋，静静等上数周，到了阳历六七月间，一年一季的水蜜桃才算真正长成。

这水蜜桃娇贵得很，保质期也就三四天。其果皮薄如蝉翼，不像别的厚皮水果能冷藏，一旦失了水分，很容易变质。从田间到舌尖，72小时黄金赏味期内，哪一环都得扣得严丝合缝。这漫长的生长与流转里，藏着多少桃农的汗水和不易啊！

岳父母家在洛社，离阳山直线距离约5公里。我曾较过真，觉得这儿的桃子不该叫“阳山水蜜桃”，为此还跟桃农苏大伟拌过嘴。苏大哥是“中国好人”，为人风趣又敞亮。一次吃饭时，他拿起瓶啤酒晃了晃，猛地一开盖，泡沫“噗”地喷涌而出。“阳山远古是火山。”他指

着泡沫笑道，“火山灰撒遍方圆好几公里，我们洛社的桃，沾的就是这地气，正宗的阳山味儿！”这比方打得生动，倒让我心服口服。

“正宗”的疑虑消了，卖桃的学问就成了重头戏。我的客户们热心又性急，每年桃子还没熟，电话就早早打来了。我只好让个大貌美的“白凤桃”打头阵，可家家都想耍大的，嫌小的拿不出手。自家桃园种的果子哪能个个一般大？我就笑着打圆场：“浓缩的才是精华嘛。”等到最热的时节，“湖景桃”就登场了，这可是水蜜桃中的“甜度担当”，表皮带着淡淡的红晕，咬上一口能甜到心坎里。本地客户尝了鲜后，我再把余下的寄往全国各地。近些年物流方便快捷，从果园到新疆也就3天，长三角地区更是朝夕至。有位新疆的朋友，收到桃后发来视频，说“尝到了江南的夏天”。托国家发展的福，无锡水蜜桃才能香飘万里，名扬四海。

种桃卖桃，梅雨天总是一道坎。记得2020年遇上“倒黄梅”，雨水半个月没停，我当时还写了首七绝以记之：“淫雨霏霏久不开，黄梅半月掉头来。愁眉难解桃农苦，浊浪污流万户哀。”那年有天上，我装了一百多箱桃子往客户公司赶，半路突然大雨倾盆，雨刮器开到最快也看不清路，我只能凭着感觉慢慢挪到客户公司。那位客户见我满身泥水，二话不说把整车桃都买了，那是我这些年卖桃最快、最多的一天。后来他寄给朋友的桃子因为雨水有点发霉，他也没怪罪于我。愧疚的我写了幅书法作品相赠。一来二去，生意伙伴倒成了知己。

时光总在果香里悄悄溜走，岳父母的腰杆渐渐不再挺直，打理桃园的力气也一年不如一年。十数年与水蜜桃相伴的日子，个中滋味绝非苍白的文字所能表达。他们这一代共与国同龄人，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我满怀敬意！

从晨露中的采摘到物流单上的地址，从与客户的笑脸相送到和苏大哥的趣味拌嘴，那些藏在桃香里的辛劳、智慧与情谊，终究要慢慢沉淀成回忆。

今日把这段盛夏往事记下，字里行间仿佛还飘着水蜜桃的香甜。它不只是岁月的留痕，更是我人生里一段裹着晨露、沾着地气的清香历程，温暖又绵长。

晨跑天地间

□庄红蕾

生活秀

我并不喜欢跑步，然而近几年

来却坚持得不错。这要归功于自己想明白了跑步的理由：第一，短时间内即可锻炼心肺；第二，简便，迈开腿就行，住所附近还有相宜的场所；第三，修炼坚持力。

不过，“想到”不等于“做到”，尤其刚开始跑时感觉极度不适：上气不接下气，嗓子犹如火烧，心脏咚咚猛跳，两条腿则像灌了铅似的寸步难行……那一刻，即使头脑想继续身体也不答应。我灵光一闪立刻下调目标：跑完900米即是胜利，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！等自己慢慢适应后便加上300米，隔段时间再如法炮制，积累起来就能以“公里”计了。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仅助我坚持下来，而且大大提升了信心和成就感。特别是顺利触及终点的那一刻，狂喜的“潮水”不由分说地漫过全身，立马给自己点赞。即使回程带着些许疲乏，也总有声音自心底而起：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了！

当晨跑渐成习惯，我开始调用富余的精力欣赏周遭风光。清早柔和的阳光洒向湖面和我活动的栈道，天地间一片金光。船只聚拢栖息，仍陶醉于一个甜美的梦。那些桀桀、乌桀笔直地站成一排，气质沉稳又潇洒，静默守护着这片开阔绵延的空间。鼋湖大桥不时跃入眼帘，桥中央的“W”造型让我生出不少遐想：Wu，“无锡”拼音首字母；Wish，希望；We，我们！近旁常有同道在锻炼，桥上那么多人在通行，鳞次栉

比的环湖楼宇内更有数不清的居民……我，并不孤单！

除了赏心悦目的静景，我还常与灵动之物相遇。首先是风，它亲密拂过我的全身，时而制造点阻力，时而又化作有力的大手推我前行。白鹭亦为常客，它俏皮地栖息在栈道边，等我靠近时便展翅起飞，陪跑似的。周围遛狗的不少，主人喜欢让金毛游泳——一只球丢出落水，但见它跳入湖中，熟练扑腾一阵子便推着球凯旋，真得意劲儿颇有感染力呢。偶尔能看到有人驾着船艇在水上运动，那乘风破浪的弄潮儿姿态令人神往。不远处的大剧院则是萨克斯手的操练据点，他们喜欢起早来吹奏，悠扬的音符颤颤地在空气里弥漫，仿佛一只只小鸟载歌载舞。我身心如洗，步履也格外轻盈起来。

也许因为跑步时我喜欢把腿迈高、身子往上拔，某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每次抬步都有飞升之感，接着又有种力量拉我落地，然后再飞升，好像舞蹈似的。我深切体验到什么叫万有引力，不管如何向上腾挪总会稳稳接住你，赋予某种安定感。顷刻间跑步变得有节奏起来，一张一弛、平衡匀称，让我把握大地的脉搏与律动，融入庄子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的意境。

推而广之，我愿生活亦如晨跑，节奏适度、气定神闲，哪怕遇到急流险滩也能保持心灵的安定与飞扬。生活，除了充满劳累与收获、热火朝天的现实，还有宁静的精神滋养和美的享受！

先烈回眸应笑慰，擎旗自有后来人

□须路加

峥嵘岁月

2025年5月，100周岁的母亲盛

宝玉在无锡病逝。

无锡的雨天，总能让我们反复感受到母亲的余温，体会到每一次缅怀母亲的感动！

母亲是如东县直镇人，那里有个叫盛家渡的小村庄，是勤劳朴实的盛姓家族的集中居住地。外公盛金元，是乡人公认的有文化、有见识、有威望之人，他能接受并传讲各种新潮思想。

1940年，新四军挺进苏中抗日根据地，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。1941年5月，盛金元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将长子盛保林、女儿盛宝玉都送入了革命队伍。在党的外围组织相继建立时，兄妹俩都成为党的重点培养对象。

1941年夏，盛保林担任丁陈乡的农抗会会长和民兵大队长。盛宝玉被党组织送到东台三仓河地区，接受系统培训，学成归乡后担任乡妇抗会会长。

带领乡民挖战壕、为前线战场的新四军运输弹药、在战斗间隙及时抢救伤员，都是当年民兵们的主要工作，

他们在盛保林的带领下，总能圆满完

成任务。当年的直镇，是新四军后方医院所在地，抢救、护理伤员是妇抗会的任务。在简陋的包扎所里，盛宝玉领着妇女准备好热水和绷带，配合战地医生为伤员止血包扎，与死神赛跑。

新四军领导记住了盛家兄妹；父老乡亲们也看见了盛家兄妹的舍生忘我。为了表彰盛家兄妹的勇敢和突出表现，新四军一师三旅司令部奖励了盛保林一支“三八式”步枪。这是当年最好的武装，是新四军主力部队的精兵才能配备的武器。自此，盛保林的责任心更强了，他时刻将那支步枪佩在身上，随时准备配合新四军作战。

1943年4月，日伪军开始组织重兵对根据地乡村进行扫荡，还企图扩大统治地盘。扎根在最基层的盛家兄妹，都作好了随时献出生命的准备。

1943年5月下旬，共产党如皋（东）县、区组织撤离掘港，迁址到县城西北25公里外的张家庄。张家庄还驻扎了新四军的警卫团。1943年5月24

日，日军攻达直镇，并在直镇街扎营住

宿，准备继续骚扰周边乡村。

5月25日清晨，日寇又偷袭张家庄基地。从直镇到张家庄，盛家渡是必经之路，盛保林最早发现敌情，此时日寇距离张家庄已经不足一里路，并且还在跑步进行。来不及报告了，眼看一场悲剧即将发生！

千钧一发之际，盛保林背着枪冲了出去，他机智地向张家庄的侧反方向飞奔，在一处坟墩的掩护下，他开始向敌人射击。“三八式”步枪清脆的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寂静，日军分辨出枪声的方向，又判断是新四军主力部队，遂转往枪响方向前进。盛保林不停地穿梭于阡陌间，改变着射击方向，将日寇的火力全部引向了自己，并利用激烈的枪声，向张家庄军民发出警报！

张家庄的警卫团驻军和县、区领导，迅速转移。

盛保林很快就身陷包围。他连中3枪，有一发子弹从他的左肩穿透背部，瞬间血流如注。他拼尽最后的力气，将枪扔入水塘河中，并记下准确的